

白
踪
詩
存

辛
農



上海經緯書局發行

縱
白
踪
著

白
踪
詩
存

上海經緯書局發行

白 踪 詩 存

精印本：原價一元二角四分
實價一元一角六分

著 者：縱 白 踪

出 版 者：經 緯 書 局

發 行 者：經 緯 書 局 發 行 所

上海四馬路山東路交通路口

郵 售 處：經 緯 書 局 郵 售 部

上海海甯路高壽里六十七號

經 售 處：各 大 書 局

——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

民 國 二 十 六 年 二 月 初 版

序詩

這兒篇篇底詩語，
是我靈魂底住寓；
有的是深沈的悲愁，
有的是輕淡的歡愉，
有的是哀樂的交流。

*

*

*

*

1. 詩 序

它們像是白的花，
紅的花，紫的花，掛
在條條玲瓏的枝椏。
憑愛的人自由來摺，

我不說句慳吝的話。

一九三一，九月，念六，

於北平，漢花園，

縱白踪。

白踪詩存目次

目次	目
序詩	一
別故鄉	一
旅愁	三
走了，朋友	四
惜別	八
給	〇
述懷	二
素描	五
自己底像前	七
阿珍底小像	八

哀孫語謙女士	二〇
悼宗秋底死	二四
傷亡友	二六
傷保森	二八
荒唐	三一
碎心	三三
夜行	三六
有誰	三七
門前的少女	四〇
湖畔的女郎	四二
沈醉	四四
心影	四六

哀怨的少婦	四九
朝晨望北海	五二
夏的庭院	五四
火警	五八
步月	六一
黎明	六三
夏午	六五
夜	六六
夜立	六七
倚樹	六八
落日	六九
望月	七〇

秋風	七一
母墓	七二
無題	七三
愛	七四
問	七五
亡女	七七
哀歌	七八
隱居	八〇
孤鳥	八三
水仙	八四
箭與歌	八七
自跋	一一三

別故鄉

當着我從故鄉走上征途的時候，
我底心頭全被莫名的悲哀浸透，
因為難堪的家園又逼着我去飄流，
不知何日呀才能從那異域回首！
我恨不得扣緊馬頭不再前走，
向近旁的一座荒邨裏奔投，
在那裏度送了我生命底盡頭。

*

*

*

*

當着我從故鄉走上征途的時候，
我底靈魂全被深沈的頽喪佔有，

因爲走遍天涯還只是我一人孤守，
要到那裏呀才有我生命底熨斗！
我恨不得卸下行裝停在路口，
向陌頭的一叢莖墓兒拜叩，
祈墓中的幽靈前來把我收留。

旅愁

山下的秋林漸漸蕭條，
片片憔悴的黃葉舞蹈，
這風前飄零的黃葉呀，
在象徵我生命底飄飄。

*

*

*

...

樹上的枯枝索索顫抖，
陣陣利刃似寒風颼颼，
這林間斷續的喘息呀，
在泣訴我滿腔底鬱愁。

走了，朋友

走了，

朋友。

啊，明天，

妳們就走。

從故都

回轉到

我們底鄉土，

到鄉土

去歡拜

堂上的爺母，

弟兄，弟弟，

伯伯，叔叔，

欣欣地

言笑，

親親地

握手。

我一個人——

妳們底舊友——

依然地飄流，

生命底孤獨，

靈魂底哀愁，

也許會——

也許會如江流

無斷頭。

但——

朋友們！

我們有

約言

自守：

我們底前程，

努力進步，

希冀着

偉大的——

偉大的獲收，

不甘自菲薄，

喚人唾吐。

努力！

這約言地

自守。

請看！

待幾易的

夏秋。

惜別

今天就是妳要走開的時間，
妳我便要倏然不見。

我底心頭飛來一陣痛酸，

我底哀思瀾漫如煙，

蕩在這淒寂的花影之間。

妳請我底手妳來溫暖，

妳底手我來牢牽，

這來穩靜呀我們神經底震顫。

*

*

*

*

今天就是妳要走開的時間，

將來再見怕沒機緣。

我底臉顏泛出無限難堪，

我底淚水流瀉如泉，

洒在這晶瑩的玻杯之邊。

妳請我底酒妳來吞咽，

妳底酒我來啜舔，

這來借作呀我們慘別的紀念。

給

語謙呵，語謙！

妳，妳好似美妙的，美妙的詩篇，
我在諷誦到不可數計的週遍，
你要是我心靈上沒大的慰安。

*

*

*

*

語謙呵，語謙！

妳，妳好似悅耳的，悅耳的琴絃，
我在不忍停息的陶醉地奏彈，
來靜化我惱人的神經底波亂。

*

*

*

*

語謙呵，語謙！

妳，你好似艷麗的，艷麗的花瓣，

我在時時希冀瞻仰妳底華顏，

怎耐我病倒在這客鄉底病院。

*

*

*

*

語謙呵，語謙！

妳，妳好似妖媚的，妖媚的「天仙」，

會唔是這樣的艱難倏將別遠，

難堪的喲這將要生離的淒慘。

述懷

——呈友人丁毅忱兄——

別來已是匆匆的二年，
光陰過的是如梭如箭，
想起往日，往日的舊事呀，
我酸痛的淚水就會迸出眼瞼。

*

*

*

*

我年來過的是飄泊的生活，
生活底滋味樂瘦苦多，
今朝流浪到這寂寞的故都，
生命底遭際不知又將如何？

* * *
回憶起吳門「楚囚」的羞辱，

那時壯志依然沒有收縮，

是到滬上半年間意外的折磨，

我底心懷猝然化成灰土。

* * *
我曾回轉到久別的故鄉，沒別的打算，

只是想做個自然底兒子沈浸在田園，

優遊在這曠闊，曠闊的天地之間，

紅的玫瑰，綠的楊柳都是莫逆的侶伴。

* * *
但是一切一切都使我在故鄉不堪久留，

我才提起我底行囊向這兒溜走，
我望在這文化的古城埋首讀書，
就在這不可多得地偷閑的時候。

六月，五日。

素描

——奉劍秋君——

你底神情常常好像是頹廢又不頹廢，
你對於我們社會底認識充分，完備，
只是你栩栩活躍的生命底戰鬥力，
受到了社會極度的殘酷地壓迫，
這好像熊熊的火爐上潑進清冷的冰液，
這才會使你底神情好像是頹廢又不頹廢。

* * *

你底臉顏常常好像是欣喜又不欣喜，
你定是覺得這人世間本藏有歡愉，

只是你胸頭上有沈重的鉛塊壓起，
這歡愉爲冷酷的病態社會趕去，
這好像清明的天海上蒙起陰暗的雲翳，
這才會使你底臉顏好像是欣喜又不欣喜。

*
·
*
*
*

總之：你會發揮過你血和肉底戰鬥力，
對着我們這到處陰森，灰暗的社會，
你定是遭受到了嚴重的壓迫，折摧，
這才形成了你今天這樣的性格：
好像是欣喜又不欣喜呀頹廢又不頹廢，
這輪廓清楚地刻畫，刻畫在你沈着的臉際。

自己底像前

唵！我底人生是這樣，這樣的淒寂，
好像天涯亡侶的孤雁無親無依，
頹廢的臉顏之上很少顯現欣喜，
笑顏就是一展呀輒又斂息，憂戚。

*

*

*

*

唵！我底人生是這樣，這樣的淒寂，
形單影隻沒個心頭人同坐同起，
鎮天也祇願靜悄一人睡眠，站立。
怎樣啊，怎樣打救起我這個孤癖？

阿珍底小像

這一個天真，稚弱的女娃，
要她才是芳園裏一朵耀眼兒的鮮花，
要她才是西天邊一抹胭脂似的綺霞。
我欣羨她，欣羨她，欣羨她，
我很不得像匹鳳凰鳥自焚以重生呀，
再度送她，她這爛漫的生涯。

*

*

*

*

這一個天真，稚弱的女娃，
肥嫩的是她這對隆起的，嫣紅的頰頰，
玲瓏的是她這雙瘦削的，潤潔的嘴巴。

我欣羨她，欣羨她，欣羨她，
我恨不得像株春郊裏野草的復萌呀，
再度送她，她這嬰孩的年華。

哀孫語謙女士(有序)

孫語謙女士死去了！

我在友人毅秋君底來函中，得悉孫語謙女士在三月念七日底晨光中，悄然地死去了！

孫女士和我在人生底旅程上，曾發生過人與人之間最高度的熱烈的關係，她是曾佔領過我整個心靈的一朵珍葩。是爲了我們幾年的流離，意外地發生了不可挽救的重大的變動。在這變動的時候，我曾遭際到沒大的慘痛。終是逃亡到「文化城」的北平，過了年把埋頭的讀書生活，把騷惱的精神慢慢地潛移到書堆裏去，才把這個災難脫險地躲閃開去。

在我這沉重的創口漸漸平愈，對她底影兒漸漸淡忘的年辰

，這朵白嫩的百合，竟由種種不幸的侵害而憔悴，而枯死，如今已幽寂地被掩埋在淒涼的黃土下了。

到底是爲了過往一段太深厚的歷史關係吧，當她這過世的消息傳來的時候，我底心頭仍不能不掀起無限的淒涼和悵惘。我就寫成這首詩，以作最後的哀悼。

白踪識於蕭縣縱大院，

一九三二，四月，九。

一朵妖豔的百合，
我底心兒正在熱愛；
驀地一陣狂風起，
殘酷地摧下了飛開。

*

*

*

*

我曾一時的

心兒塞滿了淒迷的塵埃，

明媚的春陽

在灰蒼的雲幕之下藏蓋。

*

*

*

*

司花之神擯棄了，

許是運命的應該，

心情隨着時光悄悄的脚步，

也便淡淡地把這花兒忘懷。

*

*

*

*

但是在今朝我聞得：

這朵花憔悴在它底故園葬埋。

這一響霹靂的消息，
掀起了我雨天裏黯淡的淒哀。

悼宗秋底死

我底心懷底悲哀是這麼的，這麼的深沉，
從遙遙的故鄉傳來了一道驚人的噩信：
我沒謀一面的爛縵的稚女歸去了土塵。

*

*

*

*

這陰森森的天宇正是象徵着我底哀心，
在我底故鄉底荒涼的，荒涼的疏林之蔭，
埋葬起一座誘人淒楚的女孩兒底新墳。

*

*

*

*

這難忘地一九三零呵一九三零底年辰，
是我女兒底過世時日我要深沉地記印，

那清冷，悲鳴的西風是永永紀念的哀音。

*

*

*

*

這個被天使早年殘酷地攜持去的幼人，
我何日才能從這飄漂的旅程上歸去呀，
我，我就要去，去訪尋妳衰草淒迷的墓門。

傷亡友

這一朵激放的清芬的玫瑰，
短促的生命就要凋墜，
短促的生命就要凋墜，
這一朵激放的清芬的玫瑰。

*

*

*

*

人生也是這樣駒隙的匆匆，
一轉眼就走進了墓塚；
一轉眼就走進了墓塚，
人生也是這樣駒隙的匆匆。

*

*

*

*

唵！這，這才荏苒的幾度的年光，

我底舊相識已多位死亡；

我底舊相識已多位死亡，

唵！這，這才荏苒的幾度的年光。

*

*

*

*

這從何處吹來的洞簫底音韻？

更槌擊着我淒楚的胸懷；

更槌擊着我淒楚的胸懷，

這從何處吹來的洞簫底音韻？

傷保森

你如今已飄然地輕飛，

無戀地拋卻故舊的任誰；

無戀地拋卻故舊的任誰，

你如今已飄然地輕飛。

*

*

*

*

你自來就天性頑皮，

這輕飛也許怪合你意；

這輕飛也許怪合你意，

你自來就天性頑皮。

*

*

*

*

傷心的是你爺娘淒清的眼淚，

浸透了你墓前冷寂的殘灰；

浸透了你墓前冷寂的殘灰，

傷心的是你爺娘淒清的眼淚。

*

*

*

*

最難堪這寒冬你墓前沒匹鳥叫，

誰也不再來給你說笑；

誰也不再來給你說笑，

最難堪這寒冬你墓前沒匹鳥叫。

*

*

*

*

盼來春你墓前萌出蒙蘂的碧草，

慰療你這蒼白，單調的寂寥；

慰療你這蒼白，單調的寂寥，
盼來春你墓前萌出蒙籠的碧草。

荒唐

俺！我，我是這樣的荒唐，
她底愛情已是冷涼，
我還在烘熱地念想，
這畢竟是徒然地嚮往。

* * *
俺！我，我是這樣的荒唐？

到愛情斷絕的時光，
熱戀依舊焦燒心腸，
這是自沈向苦海愁洋。

* * *

* * *

* * *

* * *

俺！我，我是這樣的荒唐，
她在捧冷水來潑揚，
我還燃烈火去熨燙，
這是怎樣地喚人斷腸！

碎心

昨天我到平宜公寓去訪尋石女士雪岩，在那兒和她閒話了整整的，整整的半天。據她說和我離異了的愛人孫女士語謙，她如今身體是大大的病弱，大大的改變。

* * * * *

她說：『她病的是大大的兩隻窪眼，一天兩劑藥生命是懨懨的危險，她父親良醫底診術已是一籌莫展，不幸地恐破會活不出今年底夏天。』

* * * * *

她又說：「你從滬上歸去在徐州逗留時間，她曾經到學林醫院去訪你沒有碰面；她又回到故鄉要想到你家和你會談，是因爲你已匆匆北上，這打算也沒實現。」

*

*

*

*

我細聽這些前前後後的話言，我心兒不禁引起無限的痛酸。

噫！我真地料不到這才年多的沒見，她人兒便這樣，這樣的滄桑的改變。

*

*

*

*

但看她對我底這一片心田，好像對我的情儀還沒滅完。

要是我這流浪人還得和她相見，
我願給她病弱的人兒一番慰安。

七月，二四日。

夜行

當着明月兒晶瑩的時候，
天上閃灼起疏疏的星斗。
一個妙齡女郎立在高樓，
朦朧地露出嬌豔的姿首，
濃郁的粉香瀰漫到遠處；
她唱着清脆嘹亮的歌喉，
歌聲洋溢在寂寥的街頭。
這把我底靈魂完全惑誘，
啊！我底脚步已是難走，
再也無力離開這聖土。

有誰

當着這料峭的夜風幽淒地吹吼，

正是我，正是我悲涼的身軀消泯的時候，

我死了也沒有悔恨，也沒有哀愁，

只是有誰呵在冷風淒雨的時候，

一個心頭人走去扶着我陰森的靈柩，

在柩旁分插上幾枝明豔的桃柳——

那桃柳將永不會謝禿，

因為每片花葉底皮肉，

都在深蘊着她熱愛的血流——

她更痛哭，哭個淚水兒競走，

三點兩滴地進入我底樞口，
喚我憔悴的靈魂最後地飲一口甘露。

這樣我便是死了也沒有悔恨，也沒有哀愁。

*

*

*

*

當着這昏沉的星光酷喪地閃露，

正是我，正是我孤獨的生命毀滅的時候，

我死了也沒有悔恨，也沒有哀愁，

只是有誰呵在陰天濕雨的時候，

一個心頭人走去伏在我荒涼的墓首，

在墓首樹立起一座晶瑩的碑頭——

那碑頭儘可沒字雕鏤，

因為我底名不要傳留，

只要在她一人底心窩不朽——

她更痛哭，哭個衣襟兒浸透，

三吻兩吮地親着我底墓土，

喚我憔悴的靈魂最後地啜一口釀酒。

這樣我便是死了也沒有悔恨，也沒有哀愁。

門前的少女

你門前站立的漂亮的少女，
當着我從你面前緩緩過去，

我心裏禁不住引起一陣驚疑：

你身上放的是什麼迷人的香氣？

這香氣裏是不是有你溫馨的滑液？

哦！姑娘！你如允我倚在你身上聞個透底，

我願伏在你底膝前長跪，長跪不起。

*

*

*

你門前站立的漂亮的少女，
當看我在你身旁悄悄吸聞，

蘇醒了我這久已窒死的靈魂。

你臉上塗的是什麼醉心的香粉？

這香粉裏是不是有你處女的脂薰？

哦，姑娘！你如允我貼在你臉上深長一吻，

我願倒在你底胸間永遠，永遠沉淪。

湖畔的女郎

在這渺茫的，渺茫的宇宙之間，
什麼都湧不起我窒鬱的心泉，
只有那膩潤的女郎底芳顏，
才會掀起我熱情底狂瀾。

妳這湖畔俏美的女郎如是把我愛憐，
我要狂吻妳個地覆天翻在妳底唇沿頰邊，
就是妳底滑頸呀也要吮吸個千回萬遍：
這樣我便會忘卻了死後，忘卻了生前……

*

*

*

*

在這渺茫的，渺茫的宇宙之間，

什麼我都已是淡水似的漠然。

只有那火熱的女郎底心絃，
才會激起我血潮底滾翻。

妳這湖畔嬌癡的女郎如是把我愛憐，

我要醉倚在妳豐柔的胸前儘讓溫情沒淹，
就是妳底彎眉呀也要凝望個昏沉欲眠：

這樣我便會忘卻了大地，忘卻了碧天……

沈醉

我和她相見在我這久別，久別的故鄉，
她底容顏依然和往日一同模樣，
並且是更外的典雅，更外的健康。

*

*

*

*

因為她這更外的典雅，更外的健康，
我這個靈魂久枯的人呀，
見了她，見了她愛潮更漲，

*

*

*

*

我見了她，見了她愛潮更漲，
我要實現我幻美的希望，

趁着這良機不再的時光。

*

*

*

*

趁着這良機不再，不再的時光，

我給她訴出我深蘊的衷腸：

『我對妳早有桃色夢的奢想。』

*

*

*

*

她聽我說對她有桃色夢的奢想，

她默然地現出含羞的模樣，

我更沉醉在這緋色的酒漿。

心影

昨夜裏風姨兒輕舐書頁颯颯，
我陡地從鵝絨似夢境裏驚醒轉來，
回憶起過往一幕心影底綺霞：

*

*

*

*

我從滬上回轉我久別的家——
是今年春天底三月時間——
中途地在徐州逗留一下。

*

*

*

*

我曾到徐女中訪尋我底妹妹霽櫻，
到那兒知道她病倒不能起行，

我走進了她寂悄的寢室問病。

*

*

*

*

見面時我傾訴我年來生命底哀痛，
我一詞一語清晰地談吐得起勁，
誰知她一同病倒的同學也在諦聽。

*

*

*

*

幾天後我還滯留在徐州沒有還鄉，
我底妹妹到旅舍去尋我談話，她曾說：
她病倒的同學說我說話如寫文章。

*

*

*

*

啊！我們底詩人太白就曾有這樣的佳話：
時人因他談吐成句讀謂爲「梨花論」。

我如今在位女郎前也贏得同樣的榮誇。

七月，二一日。

哀怨的少婦

這一天路旁的紅壁，
映上了暮色的斜陽，

我和弟弟在街心徜徉。

*

*

*

*

一位憔悴的少婦從我身邊走過，
她面容上現出幽怨，悽愴的模樣，
手中携持着她幼年的兒郎。

*

*

*

*

她停了脚步含羞地，
窘促地站定在我底身旁，

她顫動沒力的口唇輕輕啓齒：

*

*

*

*

「你善心的先生，救救我們窮途的人吧？

我們從家鄉來此尋我底郎，

誰知他從此已往天津遠揚。

*

*

*

*

「我已沒文錢住寓在客房，

我已沒文錢寫信投郵箱，

你善心的先生，請你救救我們兒娘。」

*

*

*

*

她在講話時露出萬端的愁腸，

幽怨的神情更如碧海浩洋，

她淒切地瞻望我底回覆怎樣。

*

*

*

*

噯！我真不忍看她這愁慘的模樣，
我伸手探索我羞澀的袋囊，
給了她我僅有的幾角餘洋。

*

*

*

*

她便欣感的，欣感的不可名狀。
在連珠似訴說：『謝謝你底心腸，
謝謝你底心腸，我們兒娘。』

朝晨望北海

一個朝晨的時間，
站在北海之邊，
我憑倚着橋上的雕欄，
一個人靜悄悄地獨覽：
蒼白的迷霧瀰漫未斂，
朦朧如扯起淡灰的紗幔；
波波相逐的綠色漪漣，
倒映柳絲有如條條垂綫；
青葱的蘆葦掩映碧天，
蘆叢中的荒鳥吱喳叫喧。

一個朝晨的時間，
站在北海之邊，
我憑倚着橋上的雕欄，
一個人靜悄地獨覽：
嫣紅的太陽爬上天緣，
閃映在株株濃綠的樹巔；
綠葉兒全被紅色煊染，
像處女底頰一般麗豔；
出巢的早鴉飛向天邊，
聲聲不斷的驚人地啼喊。

夏的庭院

我這褊狹的庭院，
有花草的絢爛，
有蟲豸的鬧喧，
在這繁榮的夏天。

*

*

*

*

狂歌的蟬據在樹巔，
牠放起高聲地叫喊，
整天價幾沒時貪閒；
也有倦怠時候，夜間，
人們已入夢的溫軟。

明天天亮起，牠鼓起膜瓣，
仍是不住地叫，不住地喊。
你貪戀清夢的人小心點，
休驚斷了你稀鬆的朝眠。

*

*

*

*

南瓜蔓曳滿了半院，
牠高擎翠碧的葉片，
更翻戴豔黃的花冠，
細挺挺的鬚像是劍，
直刺向着青天，大胆！
但蜂蝶兒卻不怕這危險，
在花間輕狂地飛去飛還。

牠們是在迷戀花氣的鮮，
花色的美和那花液的甜。

*

*

*

*

蜿蜒的蒺藜真蠻悍，
常喜刺行人底脚尖，
當着果刺老成時間，
牠底勁蔓鉤人跌翻，
也會碰破你底手臉。
牠雖是常因這和人結怨，
可你當心走時距離牠遠，
牠也會看上你人情的面，
好的朋友些不給你搗亂。

我這褊狹的庭院，
有花草的絢爛，
有蟲豸的鬧喧，
在這繁榮的夏天。

*

*

*

*

火警

火，火，火，紅的火，紅的火，

煙，煙，煙，黑的煙，黑的煙，

紅，紅，紅，更紅，更紅，更紅的火，

黑，黑，黑，更黑，更黑，更黑的煙，

高，高，高，更高，更高，更高的黑煙，

近，近，近，更近，更近，更近的紅燄。

*

*

*

*

釘鑼！釘鑼！釘鑼！

這救火隊底水車。

晃亮！晃亮！晃亮！

這救火隊底銅帽。

嘯嘯！嘯嘯！嘯嘯！

這救火隊底金哨。

匆匆！匆匆！匆匆！

這救火隊底英勇。

*

*

*

*

吃……吃……吃……水射在火頭上。

乒乒，乒乒，乒乒，……火在兇烈地燒着。

吃……吃……吃……又是一陣水射在火頭上。

乒乒，乒乒，乒乒，……火依然在兇烈地燒着。

吃……吃……吃……又是一陣，一陣射去的冷水。

乒——乒，乒——乒……火勢降低些了。

吃……吃……吃……又是一陣，一陣狂暴地射去的水。

乒——乓……火勢更是降低些了。

吃……吃……吃……最後只落得牛喘似射去的水。

……唔！火是沒聲了，滅了，火是滅了。

步月

乳色的夜裏，
襲人的涼氣。
沒一聲犬吠，
沒一聲雞啼，
四遠只是死般的，
死般的沈寂，
天海上高躺着位
晶瑩的月姨，
一個孤獨人在條
深長的巷尾，

輕緩的腳步踏着

月影兒前移。

罩在蒼白的幻網下，

檢拾起朦朧的夢跡。

黎明

柵豬叫，

蠢驢嘍，

晨雞鳴：

黎明中的一簇聲。

*

*

*

*

綠蟲叮，

臭蟲嚼，

毒蚊咬：

黎明中的一陣擾，

*

*

*

*

燈光照，

殘月明，

曉輝閃：

黎明中的一片燄。

*

*

*

*

一片燄，

一簇聲，

一陣擾：

我心頭底無限惱。

夏午

萬古常存的蒼老的荒山，
巍然地矗立在眼前；
天壁慢走的綿軟的白雲，
輕輕地滑去了不見。

*

*

*

*

據在柳梢的蟬兒底喧叫，
是一聲聲『知了』，『知了』；
我一人淵默地倚在窗口，
追尋這宇宙底玄妙。

夜

天已晚，
人已倦，
天上的星子在閃閃，
照着我枯澀的兩眼，
我掩起我底眼瞼，
昏昏地，
昏昏地欲眠。

夜立

昏暗的天井裏，

靜立一隻孤影。

寒蟲泣訴，

夜鳥哀鳴，

人兒也在淚湧。

倚樹

我獨倚在一株樹旁，
片片枯葉輕輕落下，
依稀是飄飄的落花。
哦！這夜悄人靜，
是天女在漫撒？

落日

西山頭匆匆欲歸的斜陽，
是誰在你臉上塗了胭脂，
會這樣嫣紅，嫣紅的欲滴。

望月

天海裏的明月呀！
倘是我死的時候，
殯埋在你這晶瑩的白宮，
我美麗的死葬宏願已酬。

秋風

你無情卻似有情的秋風，
你是來，來也無影，
你是去，去也無踪，
只是吹噓着淒涼的哀鳴。

母墓

人死如滅灰，
一逝永不回；
我底母親呀，
妳歸也不歸？

無題

深夜裏蒼空低懸的星斗，
好像是美人玲瓏的眼球。

*

*

*

*

黃昏前西天漫抹的綺霞，
好像是處女嬌羞的頰頰。

*

*

*

*

黎明中頭端高擎的天蓋，
好像是殘婦淒愴的胸懷。

愛

這地上鋪就的花磚，
在不住，不住地動轉；
哦！我緊倚在你底胸前，
我底眼睛怎這般暈眩？

*

*

*

這廊下豎立的雕欄，
在不住，不住地波顫；
哦！我緊貼在你底身邊，
我底神經怎這般夢幻？

問

啊！我，我親愛的人，

你怎麼這樣靜穩：

你是在往事追尋？

你還是心神疲暈？

告我吧！心頭底人，

就在這，這個時辰。

*

*

*

*

啊！我，我親愛的人，

你怎麼這樣陰沈：

你是在哀思縈心？

你還是病魔侵身？
告我吧！心頭底人
就在這，這個時辰。

亡女

——譯 Paul Fort 詩——

這位少女死掉了，死掉在愛情底老路，

他們在破曉時把她葬進塵土，

他們把她孤獨地裝進了豔服，

他們孤獨地放她躺在那幽墓。

他們回轉來依然歡快，歡快朝朝暮暮。

他們這樣歡快，歡快歌唱：『世人沒永留。

這位少女死掉了，死掉在愛情底老路。』

當着他們每天，每天走到荒郊的時候。

哀歌

譯——Shelley詩——

啊，宇宙！啊，生命！啊，時間！
我在追趕着牠們最後的脚步昇攀，
我淒顫的在我停立的所在回瞻。

這時要想回轉到榮華的春顏，
啊，不還，永也不還！

*

*

*

*

消逝的晝夜一去不來，
當日底歡快隨同飛開；
新的春夏已度盡，冬呈蒼態，

激起我脆心底悲哀；但歡快，
啊，不來，永也不來！

隱居

——譯 Dowson 詩——

怎樣座寂靜的地方，
那兒閃耀着蒼白的星光，
照在蘋果花和露露的葡萄樹上，
才是妳，我永留的夢鄉？

*

*

*

*

我們要去訪尋

一處寂靜的絕谷，

喚人羣底聒音

丟遠我們底背後。

*
我們將世間底一切忘盡，
也喚一切呀忘卻了我們；
我們安息起我們底自身，
伴着歡樂從這人間隱遁。

*
我們將這渾沌的人世摒棄，
榮名與辛勞也都擯絕心機；
我們將再也不見：
人間命運底兇慘。

*
世人來往熙攘，

喜笑而又憂泣；

我們在上帝底睡列同躺，

沈浸在酣醉的夢境不起。

*

*

‘

*

這樣座寂靜的地方，

那兒閃耀着蒼白的星光，

照在蘋果和甘露的葡萄樹上，

便是妳，我久留的夢鄉。

孤鳥

——譯 Shelley 詩——

一條寒枝上停匹孤鳥，
為哀悼牠底愛侶悲叫。
寒風在半空掠過嗚咽，
冰河不流靜臥在地下；
野林禿謝的沒片綠葉
大地荒涼的沒朵鮮花。
一切的音籟都已斂息，
只有磨輪底聲響轉急。

水仙

——譯 Wordsworth 詩——

我家悄悄地蹀躞好似雲彩，
高高地浮漾在山谷之間。

這時我猝然地望到：

一簇簇金色的水仙，

在碧池旁的樹蔭下，

輕舞，搖顫在柔風前。

*

*

*

*

水仙連綿的像顆顆星亮，
燦爛地開在乳色的路上。

牠們向無限空間延展，
沿着一天時光底邊緣。
我瞥見千萬株，在搖住
牠們底頭，活潑地跳舞。

*

*

*

*

波影兒在牠們底身邊舞蕩，
牠們欣然地騰越在光波上——
一位詩人不能不歡愉，
同着這些心悅的伴侶。
我凝視復凝視，淡淡思維：
這，這獻給我怎樣的珍貝。

*

*

*

*

當我躺在我底偃息地，
我底心情常空漠而淒楚。
牠們閃映在我靈眼底，
這卻是我孤獨中的天福；
我底心殼裏注滿歡愉，
便躍起來呀和牠們共舞。

箭與歌

——譯 Longfellow 詩——

我射出一支箭飛上空際，
牠落向地我不知是那裏；
因為牠是這般的快，視力
不能跟得上牠底迅飛。

*

*

*

*

我輕嘯一折歌飛上空際，
牠落向地我不知是那裏；
因為誰底視力會這般利：
能跟得上歌聲底迅飛。

很久，很久以後在株橡樹裏，
我尋到了這支箭依然的沒毀；
並且，這折歌兒從首到結尾，
我也尋到了在位朋友底心底。

自跋

這些詩有的是寫在蘇州，有的是寫在徐州，有的是寫在上海，有的是……；但是最大部分是寫在古老的「文化城」的北平。並且，也最大部分是寫在我生命最慘痛的一九三一的年頭。

那時，我底政治生命剛剛脫了軌，心裏深感到失卻中心信仰底憑倚，那一顆心彷彿像一支風前搖曳的燈燭，自己也彷彿像一隻惡濤中折了舵的孤舟；更加以我對我底愛人，爲了受某種不幸的中傷，突然地失卻了吸引力，她便像墮沈的流星似的無情地脫離了我，斷絕了關係。這更喚我感到生命底空虛，靈魂底沒法安排。我儼然已是株榨盡汁液的殘蔗，儼然已是個宣告死刑的囚徒。

在這生命極度的衰毀中，我孤冷地蟄居在那到處都是碧瓦紅牆的，

寂寞的北平，眼前沒有了光，沒有了花，沒有了愛，沒有了的一切的希望。怎樣也尋不到一綫的歡樂。一絲的慰情。所有的只是渺茫的昏暗，昏暗的渺茫。不得已，我就舉起了「文學」這杯釀酒，來澆除我胸臆中沈重的塊壘。我就憑着我哀痛的心情，寫出這些喚人悲淒的，秋風裏踐踏着死葉的音響似的，悲淒的詩歌。

這裏也有幾首繙譯的詩，牠們都是我素所愛讀的東西。我在熱情地吟誦時，就將牠們繙譯成中詩。不用說，我這繙譯的工作，是在乞借他人底酒杯了。因為詩譯是要把譯者底生命完全傾注在原作裏，經過譯者一番精緻的溶解，鍛鍊後，再流瀉出來的東西；這在原作裏，已安插上自己底詩魂，渲染上自己底藝術。這也就是自己底詩作了。所以，我也把牠們附收到這詩集裏來。

是在五年前——迅速得不相信的五年前，承劉半農先生底好意，給

我這本不成器的詩集，題了這張封面。如今半農先生已死去了三四個年頭，這詩集才遲遲付印。我在此虔摯的，遙遙地謝謝半農先生在天之靈，並表示歉意！

縱白踪，

一九三六，七月，一九，

於徐州，蕭縣。